

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

琦孚刺財生溫

著文莊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A1G
I239.2
17

溫生財利孚琦

文 莊



3 2173 1027 9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月十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溫生財刺孚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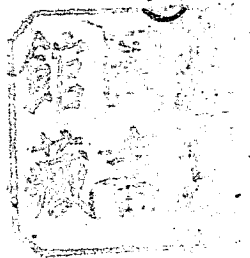
(鼓詞)

第一解

我姓溫，我姓溫，名叫生財字縷生，廣東梅縣是我的生長地，井塘鄉裏一良民。

第二解

我生來便很不幸運！父親早死，撇下孤兒無人問！賴有賢明的老母親，辛辛苦苦的施教訓，沒有錢不能找書讀，眼睜睜，看着隣家的同伴把家塾進。



(續)

第三解

我雖然不曾把書本開過竅，但自幼兒便信了基督教，懂得什麼是福音，懂得「博愛」是做人的大道。

第四解

年方十七便離開老母親，做了個背井離鄉的流浪人，投身行伍充參戰，走遍了天涯，歷盡了風塵。

第五解

在軍隊中看透了清廷的腐敗，真好比一個人遍身是瘡疥，在上的把官鬻賣，在下的更是壞，對外國人一味的伏低，對老

百姓一味的迷信。

第六解

我從此覺悟了自己的主意差，怎麼在隊中做滿人的爪牙？因此上丟下槍來解下甲，一溜煙的走他媽？

第七解

我丟下槍來走香港，爲謀生祇得靠一雙手掌，習機器業將口糊，終日裏兩耳但聽軋軋的響。

第八解

我拋下機器業將口糊，在舊時裏靠一雙手掌，習機器業將口糊，終日裏兩耳但聽軋軋的響。

人將人虐待，我又憤憤的逃走他鄉。

第九解

我悄悄地逃到底龍地，這地方屬英吉利，遇了位廣東同鄉順德人，介紹我到錫礦上管機器。

第十解

從此我在那兒幹工作，賺來的錢勉強夠生活，肚不飢餓身不寒，單差精神沒地方寄託。

第十一解

最是那放工的時光，汽笛聲聲叫得我心慌，何處是賞心的地方？閒來祇有逛街坊。

第十二解

忽聽有人叫我生財爺之地是那同鄉張四和，指着前面圍着人一堆，將我向前推。

第十三解

我隨着他向前行，走近那堆人，原來是個白淨面皮的小後生，被圍在核心，滿口裏在演說什麼是「革命」。

第十四解

「革命」！「革命」！這個名辭新鮮得緊！我本是好奇心，隨着老張擠進去聽，誰知不聽猶自可！一聽之時改變了我的生活！

第十五解

那位演說革命的小後生，句句話，都中聽！他說：『要挽回中國的國運，得先推翻那滿清，百姓才得有幸福，國家才得不斷送！』

第十六解

我聽了他的話，覺得句句都不差，緊捏着張四和的一隻手，心裏也不禁把清廷罵。

第十七解

從此我發了革命熱，發誓要救祖國，推翻專制建共和，做個人中的豪傑。

第十八解

有位同盟會員名叫張子敬，知道我的志願在革命，介紹我加入同盟會，我真又是快樂！又是興奮！

第十九解

從此放工的時光，我比以前忙，有時到同盟會所去聽講，有時到廣益學堂，集合同志，討論國事，仔細商量。

第二十解

這年是辛亥春，時事越覺不成形！廣東舉義的革命軍，屢遭失敗慘犧牲！大家都咬牙恨那清官李鴻章，都主張暗殺，殺了他來把恨平。

第二一解

我聽了大家這樣說，大發暗殺熱，常言道：「革命要憑鉄和血」。我溫生財生來不怕死，何妨做個殺賊的豪傑！

第二二解

我從此有了心，要替黨國做個報仇人，買了把五響的手槍，終日握在手裏來盤弄，要趕回祖國和那瘟官把命拼。

第二三解

我本意要上北京，刺殺清廷主政的重要人，爲了盤費不夠無可奈，祇得趕回廣州城。

第二四解

我回國到廣東，便投向廣九鐵路充傭工，寄住在東市街何福哥家裏，那地方真像個鴿子籠。

第二五解

我和他們一同吃喝，好比一隻鴻鵠，隨着羣燕雀，燕雀不知鴻鵠志，我祇獨個兒的向前進走着。

第二六解

這天是三月初十，春風融融吹麗日，飛機師馮如到了廣州，在燕塘把飛機來演習。

第二七解

那是個新鮮的東西，看的人誰不道怪稱奇，驚動了圍城的寫與吏，都到燕塘看飛機。

第二八解

我得了這個消息，暗暗生歡喜！難得今天個好機會！我溫生財正好爲國家出力。

第二九解

我佩了那把手槍，高高興興的奔向燕塘，一路上但見人來人往，都道飛機真好看。

第三十解

我轉身退到麒麟閣，走入一家旗人的店裏把茶喝；手擎着茶杯，眼顧着街心，祇等李準轎到便一槍了他的殘生。

第三十一解

等了個整天正焦躁，忽聽遠遠的有人喝道，前呼後擁許多人，護着一頂綠呢官轎。

第三十二解

我猜着一定是李準，跳出店門把腰子挺，啣一聲喊分開衆人，便是一槍對準轎中人的頭頸。

第三三解

護兵和轎夫都慌了張，紛紛都作鳥獸散，我好像衝入了無人境，搗開了轎帘還從容把人來認。

第二四解

原來不是那李準，是孚琦滿將軍，他到任還不到半個月，便在我的槍頭送了命。

第三五解

我唯恐他不曾把命傷，又是一連兩三槍，前後一共是四響，眼見他斷了氣，這才把手放。

第三六解

我飛舞在人叢中，沒有人敢和我交鋒，幹完事從容預備逃走，氣不喘來面不紅。

第三七解

我丟下槍向前行，眼前露出一帶青翠的竹林，走入竹林將外衣脫，企圖避免人眼目。

第三八解

誰知天不祐英雄？後面有人在追蹤，我出竹林轉向盤龍里，剛出永勝街便被那人抓住了我的胸。

第三九解

我一邊和他們糾纏一邊罵：「罵幾聲：」「丟那媽！」「你得不認識你爺爺！我殺孚琦爲的是你們大家！」

第四十解

這樣的一來一往頭撲了好幾回，我忽然把他們一推，喊一聲：「好了！你們不過要立功，我志已遂，死不皺眉！」

第四一解

他們將我解到番禺縣，被審時我笑容滿面，直爽的供稱：「爲了革命殺將軍，祇爲了四萬萬同胞報仇雪怨！」

第四一解

那問官問我何不約幫手？我笑哈哈幾乎閉不了口：『人多何所用！昨日孚琦前呼後擁有多少走狗！祇我一人吼一聲，跑的跑來走的走』。

第四二解

那問官考問我的同黨，我便一聲不響？『十八省都有好漢，你們殺不勝殺，斬不勝斬』！

第四四解

那梟雄的李準，也親身將我審，問到行刺的情形，我不皺眉

飛色舞的笑失聲，雙手將兩腿拍，揚揚得意連聲說：「第一槍便見人逃光，第二三槍親見孚琦把身亡」！

第四五解

說完我向他仔細瞧，叫一聲：「原來你是二十年前的李大少！光陰真好比箭離弦！一眨眼你居然做了二品大員！你可知爲將不容易，最要恩威並濟。四萬萬人的幸福在你們手，切莫替國家出醜」！

第四六解

我說時，他不響，忽然厲聲喝我供同黨，我聽此話把頭來仰，等了半響。說一聲：「好漢做事好漢當！何必把人攀」！

第四七解

那李準高聲喝阻，我笑嘻嘻連說：「快拿來試試看！常言道：怕死不英雄。」熬得苦刑算好漢！」

第四八解

三月十四這一天，審問的法堂更莊嚴！將我用無頂轎抬入總督署，張鳴岐臨場親訊，仔細推研。

第四九解

我看了這個大陣仗，依然昂昂把堂上，革命排滿是我刺殺李琦的動機，出言清楚，聲聲響亮。

第五十解

張鳴歧說我做事呆，一將軍死一將軍來，徒然死在斷頭台，于事何濟？應悔不該！

第五十一解

我說：「總督！你才是呆人，「殺一儆百」豈不聞？革命志士爲國死，便是斷頭也開心！」

第五十二解

張鳴歧，聽我言，眉微皺，請春右都統向我覆究，那滿官祇搖頭，似有無窮感慨，有話難出口！

第五三解

忽然一陣黯淡的風，吹得人汗毛直聳，愁雲慘霧，佈滿天空，法堂上，人人變色，個個動容。

第五四解

這天是三月十七，我在獄中正摸着跣傷的雙膝，走來幾個如狼似虎的獄卒，向我高聲叱，一陣枷鎖響叮噠，我又被提上法堂。

第五五解

張鳴岐，高坐法堂上，宣判將我斬，我聞判啊一聲喊，道了

句：『這正是我的志願，不用多講』一

第五六解

押出了督署門，那番禺縣又設公案將我訊，我又向他痛斥官場的不中用，勸他要上進。

第五七解

那縣令，怒昂昂，喝令緹我上刑場，我把手一搥，喝一聲：『誰敢將我綁』？劊子手都慌了張。

第五八解

我見他們太無用，笑嘻嘻放下手來讓他們緹；這才將我昇進

了竹籬筐，兵勇如雲送我上刑場。

第五九解

一路上，我在竹籬裏笑嘻嘻，看見同胞們路旁獨立，我高聲說：「你們別爲我憂慮，我爲國家出了力，雖死猶生，榮耀無比！」

第六十解

我上刑場便見刀光炫，面色一些也不變，笑容飛上英雄的脸，爲國亡身，死後何怨，我禁不住，放出哈哈大笑聲一串，一串！一串！一串！一聲應震森羅殿！

附：溫烈士刺孚略傳

溫烈士名生財，字練生，廣東梅縣井塘鄉人，父迎盛，母林氏，生子六人，生財居四，從小失父，家境貧淡，無力就學，讀書不多，但生性剛烈，又幼年便受賢母的教訓，後曾入基督教受教育的陶鑄，所以深明大義。年十七便離開母親，投身行伍，充當步卒，曾走遍廣東各地，並到過浙江、安徽、台灣等處。飽歷風霜，因目覩清政府的腐敗，以慨然潔身引退。適回香港，改習機器，後來因和同業意見不治，便自行鬻身，離開祖國，遠走南洋，到荷屬日裏埠作種煙的工人，在日裏因不堪荷人的虐待，又逃到英屬庇能，因為他會操順

德土音，得順德華僑的照應，得入庇能錫礦業機器度日。

那時本黨在庇能的黨務，辦得非常緊張，濃厚的革命空氣，籠罩着全埠，生財聽了那些黨員的宣傳，不覺翻然起舞，如飲醕漿，便請盟友張子敬介紹入黨。他的個性是非常熱烈的，自從名列黨籍，便發了革命熱，每逢星期天，一定到會所聽演講，己酉冬，會和同業在庇能咖啡山組織了一所廣益學堂，他日裏在礦山工作，賺些工資糊口，到了夜晚，就和同業聚首一堂，討論國事，研究進行的方針。他是實幹的，硬幹的，到了辛亥那年，他眼見國事日非，瓜分的禍似乎就在眉睫，因此他又發了暗殺狂，這種情緒一天高漲似一天，勃勃然不能自

制，便在三月初旬，憤然回國。

在理財的原意，本是想回土北京謀殺滿洲廷貴的，爲了川資短少，又沒有介紹人，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回到廣州，混了些時，便發生問題，便找人介紹，屈身在廣九鐵路充當一名傭工，寄居在廣市街一個小屋裏，慢慢的候機會，那時本黨有黃興趙鳳昌，正在廣東再謀大舉，革命機關林立，生財却和港澳兩地的同志，絕少往來，人家不知道他，他也唯恐謀之于人，反使消息洩露，祇獨自三人的進行着。

他知這那時本黨的眼中釘是李準，便決定以李準作他暗殺的目標，每天懷着一把從南洋帶回的手槍，等候着機會。

辛亥三月初旬，駐廣東的滿將軍增祺被召入京，都統孚琦繼增祺位，初十日，飛機師馮如在燕塘演試飛機，清大吏都上那兒觀光，生財聞訊大喜，暗想今天可以動手了，便裝着品茶，在東門外諮議局前的茶館裏坐着，因為那是由燕塘進城的必經的路，生財在店裏等了一整天，直等到黃昏時候，眼見暮色沉沉的，正覺心煩，忽聞喝道之聲，自遠而近，接着一頂大轎，前後被軍隊夾着，氣象顯赫，慢慢向諮議局走來，生財大喜，以為這一定是李準了，等那轎經過店前，便跳了出去，突然排開衆人，闖至轎前，取出手槍，向轎門就是一槍，那些夾轎的軍隊，見來勢兇猛，都駭的紛紛作鳥獸散，轎夫也丟了轎子，各自逃命，生財如入無人之境，

從從容容的再向着轎內連發三槍，這才知道坐在轎內的，不是水師提督李準，而是清將軍孚琦。

當生財發手槍時，諮議局守衛巡士鄭家森聞聲出視，正見麒麟閣商店門首，行人紛紛奔避，刺客一人飛舞于人叢中，顧盼神飛，毫無顧忌，眼見着孚琦氣絕，他纔將槍放下，雍容而行，鄭衛見這情形，便尾隨着在他後面，祇見生財行至竹林裏，便停了步，將身上的藍色薯蓣綢外衣脫下，丟在林中，鄭衛看的清楚，仍追隨着他，行到中途，遇河南偵探黃熙林，彼此會意，一同追蹤着他，生財轉向盤龍里，去永勝街，和站崗的巡警相遇，鄭衛便上前將生財抱住，並吹笛召集巡士，和生財互相糾纏，生財被他們纏住，氣急大喊幾聲：『丟那

媽』顛撲了數次，終于寡不敵衆，被他們拿獲，解向二區分局，那刺孚琦的兇器也在屍場附近拾得，是一柄五響的手槍，祇剩了空碼壳四顆。獲案時恰遇巡警道王素恩在諮議局，巡官飛報，王氏便飭令就近解番禺縣由縣令用無頂轎派兵數十名護押至營務處，嚴密會審，十一日又將介紹生財往廣九鐵路充僱工的薦人二名，和東市街的屋主都擒拿到案。

生財第一次被審時，供稱：『姓溫名生財四十二歲，順德人，六歲時被拐往大庇能，十餘歲回到廣東，在某提學處充當了幾年長隨，又在台灣鎮張其光部下保五品頂戴，回廣東後，再往南洋，充當煙草錫礦苦工，又曾入公益學堂，學了幾句英語，在庇能常聽孫文革命排

潯的演說，便入了黨，去年乘利生輪船回香港，初在客棧裏住，帶有友人的薦信，在廣九路充當傭工，所以常常往來于香港、澳門、深圳等地，現在在省城東市街均安店對面居住，沒有父母兄弟，也沒有妻子，就是順德縣什麼村的人也記不得，生平不好賭，不好酒，祇好嫖，這次刺殺將軍是爲四萬萬同胞復仇，先刺滿人，後刺漢官，現在義務已盡，心裏非常快樂，單恨我手中沒有百金舟車費，否則北上入京師，豈不更可大得志，現在目的雖達，我的心裏還有遺恨！又說：『就我一人手槍一枝，竟能殲散數十旗兵，如入無人之境，可見官兵的無用，將來對待外人，必不可靠。』又說『這把槍是南洋帶回來的，祇剩了五粒子彈，平日出門常常帶在身

上的，問燕塘演試飛機，我連續兩天都會去看』。問官詰問同黨，還有些什麼人？他道：『十八省都有，以廣東爲最多。』問：『何人主使？』答：『自己。』問：『同黨在什麼地方？』答：『遍地都是，就是他們額頭上沒有名字，所以我不認識，現在舉出我手，我就是革命黨！』侃侃而談，一點是沒有恐懼的顏色，他又說捕我的警察，本不是我的敵手，因爲我自己的目的已達，不忍傷及同胞，所以讓他立功。

解到裁縫局，訊問時，同官問：『你將軍與安有什麼仇？何以要將他刺死？』答道：『現在政治腐敗，民不聊生，都是滿人幹出來的，這次是替四萬萬同胞雪憤。』同官又盤查同黨，答道：『就我一個人獨自幹。』

的，並無同黨。」問他爲什麼不約幫手？答道：「這又不是鄉下的械鬥，人多可以助威，要是約的人偶一不慎洩露出來了，豈不誤事？何況人多也沒有用，譬如昨日吧！將軍前呼後擁，有百十人之多，祇我一聲槍，就嚇的跑了一個乾淨。」問官想恐嚇他供出同黨道：「這地方的刑罰利害，你可知道？」生財馬答道：「何不拿來一試呀！問官竟無可奈何他，那天與他同居的何福等三人調上堂訊問，何福是廣九鐵路磨機器的，上堂見了生財哭道：『聽得你打死了將軍，我已嚇得魂不附體，現在又奉命傳案，怎生是好？』生財答道：『這是我一個人幹的事，與別人無關，你不用慌！』又供稱：『已故知縣沈某就是我沈學司的伯父，和現在候補知縣榮勤，

（粵省駐防）都是他的舊東家。」問官恐他說謊，請了榮令到場，已隔了二十多年，還彷彿認得，生財身上穿藍布舊衣，頭髮很長，體氣很粗，滿口北音，兼操上海旗下各處語言，審完便叫他具了掌模，便據此定案。

沒有多久，水師提督又到營務處，親提生財審訊，他供稱：「實係嘉應州人，問到行刺情形，生財不覺眉飛色舞，揚揚得意，雙手將腿一拍道：『我放第一槍，衛隊就走散了，我那時好生暢快！接連放了三槍，親眼見都打中要害，更覺欣慰！』又對李準道：『我二十多年前就認識你的，那時你還是大少，現在做了大人了！』因教以爲將之道，謂當統領的應如何恩威並濟，軍士才能用命，應如何紀律嚴明，才是良將，絮絮叨叨，到說

了好一會子。李準問他同黨的姓名，這話他却閉口不置
答了，喝用四人晒扛，嚴加刑訊，他強悍的熬着，仍然
不吐一字。

十四日已刻，粵督張鳴岐親自提訊，先由兵勇用無
頂轎將生財押赴督署，轎簾密蓋，外垂鐵鍊，由一警察
手執着，前後各擁持槍兵丁很多，直押進二堂，大集羣
僚會審。

這回法堂局面，可真是森嚴，正中設了一個長公
案，張鳴岐坐在左邊，春右都統坐在右邊，兩邊平行列
着公案，左邊坐着藩司陳夔麟，和巡營道兼營務處差王
秉恩，右邊坐着提法司俞宗穎和廣協兼營務處差黃培松，
兩邊又另設兩案，一個是史應丞，一個是文檢察長，生

財被押上來，因爲在營務處曾經扛，兩腳受傷，又釘了幾道腳鐐，不能步履了，所以由四個差人扶着上馬，張鳴歧見他兩腳腫得狠，面貌仍很軒昂，毫無喪氣神色，鳴歧先問他的姓名籍貫，他操着廣東話答覆，旁邊的錄事說：『你能操北方話的呀，可用北語直供。』生財聽了，便從容改用國語，仍是侃侃而談，旁若無人，鳴歧問：『何故要行暗殺？』他道：『怎麼是暗殺，這是明殺呀！』鳴歧問，何故要明殺？他道滿清無道，日召外侮，所以要明殺？』鳴歧問：『一殺一儆百』是我的志願。』來，於事何濟？答道：『「殺一儆百」是我的志願。』鳴歧便不再問，轉請春右都統覆究，希望能得特別供辭，春右聽了生財供辭，似有無限感慨，又遇見那天，

天昏地暗，大雨傾盆，似乎天愁地慘似的，所以不肯再問，仍交回番禺縣收押。

生財押在監獄裏，清吏常派差役四人，勇丁十人，輪流看守，手脚頸項都用鐵鍊鎖牢，不能舉動，吃飯時必須差役從旁餵給他吃，可見那時的清吏是何等的畏懼黨人。

十六日張督奉京電，馬上傳齊文武屬官，密議了數小時，一點不動聲色的在十七日正午由張督升堂，提出生財訊驗完畢問道：『不錯了麼？』生財應聲答道，『不錯了，不用多講！』便押出督署頭門外，由番禺縣令設公案再訊，生財又當場痛斥官場腐敗情形，辭色俱厲，喝令擺綁，生財時正伸直兩手，劊子手竟不能使他

彎屈，隔了一會，生財自己將手放下道：『現在我讓你綁』，劊子手才上前綁好，用竹籬昇着，由兵勇數百人，及文武各官押至大東門外諮議局前，生財此時神色自若，沿途自言自笑，好像不知道轉眼就會做斷頭鬼一般，走到惠愛一帶，他大聲笑道：『同胞們今天我代你們復仇，你們務必發憤做人方好，一會又道：『許多事歸我一身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那時兩旁看的人，真是如山如海，和平日決囚大不相同，東校場兵警重列，禁止路人觀看，番禺縣一到，喝令行刑，溫烈士就爲國就義，身首異處，碧血瑩然，海內人士聞訊，都不勝震悼！

事後上海民主報評道：『粵語「丟那媽」經溫烈士

一呼而增無上之榮譽』。

這是本黨，工人同志實行革命的一頁轟轟烈烈的歷史。

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

國民常識通俗小叢書一覽

書名	實價	書名	實價
防毒須知	一角	鄭和與鄭成功	二角
防空須知	一角	黨旗和國旗	二角
防空襲	一角	三民主義鼓詞	三角
防空洞	一角	民權初步淺說	三角
新戰長沙	一角	毀家紓難記	三角
罵汪	二角	兵役制度	二角
汪賊賣國密約	一角	木蘭從軍	二角
募寒衣	二角	國家總動員	一角
開封屠奸記	二角	俘虜	三角
新五更勸夫	二角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角
閻海文	二角	除毒與禦侮	一角
提高尙武精神	一角	袁專員守土抗戰	二角
抗戰小曲	一角	江家村挖戰壕	八角
湘北三次大捷	一角	慶祝中英中美新約成立	四角

溫生財刺孚琦

每冊實價國幣五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初版

編著者 莊 文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發行所：重慶中三路
十七號

2
007/20

✓

KBC
G
239.2
7

\$ 5.20